

蒙兀見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卷之二
記
一
人
自
題

劉巖張柔列傳第三十三

蒙兀兒史記卷第五十一

武進屠 寄篋

劉巖字孟方。濟南歷城人。始生時。家有白馬產黑駒。因小字黑馬。

以小字行。父伯林。金末為威寧防城千戶。歲辛未舊誤蒙兀軍南下。

圍威寧。伯林知不敵。與百戶夾谷長哥縋城詣軍門降。成吉思汗

遣耶律禿花舊作禿魯花略其氏與偕入城。撫納軍民。汗問伯林在金何官。對

曰。都提控。命仍元職。選士卒為一軍。隸禿花麾下。舊作太傅耶律禿懷懷花異譯太傅據後之詞

巖亦從大軍破金將紇石烈胡沙虎於野狐嶺。胡沙虎巖舊傳作忽察虎校同本紀野狐嶺舊作搃胡嶺

蓋本名也野狐乃譯改音蒙兀人呼溫根達龍則真以為狐嶺矣一時父子並有功。明年從攻西京。不克。又明

年從略山東。別將攻梁門。遂城下之。車駕北還。事在甲戌年與金和親後留伯林帥

所部屯天成。與禿花宣德軍相犄角。招降山後諸州。時謂居庸關外為山後與金

兵前後數十遇。戰輒勝之。西京既下。錄功賜金符。金下舊衍虎字充西京留

守。兼兵馬副都元帥。副下舊脫都字乙亥。從左手大萬戶木合黎攻中都。下

之。丁丑。復下山東諸州。以功賜馬二十匹。錦衣一襲。戊寅。從克太

原平陽。已卯。破潞。晉安。岢嵐。間喜。時議徙。間喜民實天成。伯林以山後遭兵。民艱於食。力爭止之。縱遣部曲所俘虜萬計。鎮威寧十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時鄰境凋瘵。而威寧獨為樂土。嘗曰。吾間活千人者。後必封。吾所活何啻踰萬。子孫必有與者乎。歲辛巳。以疾卒。年七十有三。累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諡忠順。疑驍勇有志略。未弱冠。即隨父出入行陳。無難色。成吉思汗甚愛之。嘗獨行。遇金兵圍本部。卒十三人。即奮劍技圍入。殺敵數人。拔十三人者以出。

壬午。襲職副都元帥。佩元降金符。舊傳云。襲父職為萬戶。佩虎符。兼都元帥。按伯林止于戶。金符副都元帥。巨況太祖時未有漢

軍萬戶。耶都上奪副字。癸未。從國王木合黎攻鳳翔。不克。回屯晉安。本絳州升明年。從

嗣國王孛魯攻西夏。此下舊衍唐元二字。克銀州。乙酉。從國舅那顏阿勒赤克

復東平大名。東平大名為宋將彭義斌所據。乙酉七月後。義斌敗死。乃復為蒙兀所有。舊傳謂甲申從破東平大名。殊誤。今改正之。又從孛魯

復真定。走武仙。己丑。幹歌互汗即位。始置漢軍三萬戶。足證舊傳上文。襲父職萬戶之

誤以疑為首。以伯林先降故。札刺兒史天澤次之。換授金虎符。管把平陽宣

德等路管軍萬戶。仍僉太傅府事。舊傳此下有總管漢軍。從征回河。西諸國。十二字。按太宗時。西夏已亡。禿花及疑亦終身未

至西域此碑傳無稽之言

辛卯與禿花隨駕克鳳翔時欲假道於宋攻金南京嶷從

皇弟拖雷充七提控之一取西和州入宋大散關破沔州遂由興

元金房東迤北渡漢水壬辰至鈞州三峰山合七提控馬步軍與

金大將完顏合達移刺蒲阿等戰大破之乘勝拔香山寨遂入鈞

州詳拖雷功多拜西錦良馬貂裘之賜癸巳從下南京即汴京又賜錦衣玉

帶甲午又從破蔡滅金時以拓地既廣邊戍不足增立漢軍五萬

戶并前為八嶷仍居首新立五萬戶張柔耶順嚴實張榮郝和尚也乙未同都元帥塔海紺孛伐

蜀辛丑進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大同路河東陝西諸軍夾谷忙古帶

今本姚牧庵集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龐古帶誤田雄等竝聽節制入覲和林幹歌互汗慰勞有

加賜銀鼠皮三百為只孫宴服尋命巡撫諸道察民利病應州郭

志泉反誑誤考五百餘人有司議駢誅之嶷止戮首惡數人餘從

輕典癸丑忽必烈汗以皇弟奉蒙格汗命征大理嶷從至六盤舊傳

誤以為從憲宗會商鄧邊宋有警令旨命嶷往鎮之宋人斂兵不敢犯丁巳

北覲潛邸於爪忽都之地爪忽都釋地見忽必烈汗紀請立成都以規全蜀從之成

都既立命兼領軍民庶務賜號也可禿立義謂大頭人中統元年忽必烈

汗登極皇弟阿里不哥亦稱大號於和林之北當是時先朝舊將

渾都海舉兵六盤應阿里不哥大將密里火者握重兵成都向背

亦不可測汗所命陝西四川等路宣撫使廉希憲商挺以疑有膽

智使乘驛往矯詔執密里火者殺之事後密里火者之子愬於朝

汗曰朕命也其勿復言二年宋知瀘州軍事劉整密送降款事在諸

將皆曰整宋驍將也無故乞降不可信疑曰不然宋權臣當國賞

罰無章疑有功者異已往往以計除之以是將士離心且整本非

南人居瀘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整此舉無可疑者舊傳以此節所言屬之其子元振然

歲宿將其遣元振往受整降計之必審且使此言果出元振亦當以善則歸親之義推美屬疑惟當時作碑志者但知據元振子孫所具行狀歸功近親今改作疑言則父子雙美足為本傳生色

遂遣其子元振往受之瀕行戒之曰瀘乃蜀之要衝今整舉州來

降宋人必不之許舊傳作情偽不可知故作疑辭欲歸全功於元振汝往毋為一身計事成國家

之福不成以死效之元振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棄衆而前下馬

與之相見示以不疑明日整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整聯

轡而入。讌飲至醉。整心服。獻金六千兩。男女五百人。元振受金分賞將士。而還其生口。宋人間整降。大驚。三年。其帥俞興大發兵圍瀘。晝夜急攻。自正月至於五月。城幾陷。左右諷元振去之。曰。事勢至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無爲相從俱死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旣受其降。事亟而棄之。不義。且瀘之得失。繫國利害。吾有死而已。食且盡。殺所乘馬享士。募善泅者齎蠟丸書。由水竇出。乞援成都。又權造金銀符。分賞有功。激勸之。時嶷新受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已屬疾。得報。亟遣援師。仍親督轉輸不輟。左右勸少休。嶷曰。國事方殷。此豈吾養病時耶。元振旣得援。卽與整出城合擊。與兵大敗之。斬都統一人。興退走。元振奏捷。且自陳擅造金銀符。臯忽必烈汗嘉其權變。賜錦衣一襲。白金五百兩。比入朝。又賜黃金五十兩。弓矢鞍轡。無何。嶷卒。年六十有三。累贈太傅。秦國公。諡忠惠。子十二人。元振其第二子也。字仲舉。

舊傳稱元振爲黑馬長子。然旣字仲舉。敘當第二。蓋長子早世。元振以次襲父。

職故云然。百。

初元振隨父入蜀。立成都。嶷每出兵。以元振攝萬戶。畱事。號

令嚴明。賞罰不妄。麾下宿將莫不敬服。

舊傳云隨父入蜀立成都會商鄧有警命黑馬往鎮以元振攝萬戶時年方二

十按黑馬舊傳奉命守商州在憲宗三年癸丑請立成都七年丁巳而元振舊傳云云事實先後倒誤又元振卒於至元十二年丁亥年五十一上數丁巳年三十三再上數甲寅年亦已二十

九舊傳乃云時年方二十則年齡亦誤也

蒙格汗之親攻合州也。命元振與都元帥紐璘自

成都出兵至涪。遏宋下游援師。

舊傳云為先鋒亦誤

疑為成都路經略使時廉

希憲商挺奏元振代為都總管萬戶。

經略使職在諸萬戶上如史天澤為河南經略使即以已所職真定等五路都萬戶

使兄子權攝行今黑馬為成都路軍民經略使其所職都總管萬戶亦不便自兼故朝廷命其子元振代之按寔舊傳既稱中統三年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則元振代為都總管萬戶當在同

年而元振舊傳乃云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廉希憲商挺奏以為成都經略使管軍萬戶是寔所不能兼者而謂元振能兼之乎且其父中統三年始兼經略使而謂元振於中統元年已兼經略使

管軍萬戶二職有是理乎特改正之及是遂建降整保瀘之功。遭父喪朝廷以金革例不

許其終制。起授成都軍民經略使。至元七年時議勲舊之家。事權

太重。宜稍裁抑。遂降為成都路副萬戶。十一年命兼潼川路副招

舊脫

討使。十二年卒。年五十有一。子緯。襲佩虎符副萬戶。守潼川。

創立遂寧諸處山寨。從行院圍合州。數有戰功。授潼川路副招討。

遷副都元帥。復授管軍萬戶。遷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入朝。進

本道宣慰使。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疑第五子元禮亦有父風。歲

甲寅。佩金符爲京兆路奧魯萬戶。中統四年。遷興元成都等路兵馬左副都元帥。至元元年。遷潼川路漢軍都元帥。二年九月。宋制置使夏貴帥師五萬犯潼川。元禮所領纔數千。衆寡不敵。諸將登城望貴軍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屢破之。又大戰於蓬溪。縣屬遂寧州自寅至未。勝負不洩。元禮愜愾令於軍曰。此

地去城百里。設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男兒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卽提長刀大呼突入敵陳。所向披靡。將士咸奮。無不一當百。大敗貴軍。斬首盈萬。生禽千餘。捷奏。詔入朝。賜錦衣二襲。白金三挺。名馬一。及金鞍轡弓矢。還鎮立蓬溪寨。又奏復眉州舊城。遏敵自嘉定北犯成都之路。或言眉久廢。復之無益。徒耗財力。元禮力爭之。朝廷命平章趙璧來相形勢。卒依原奏興役。七日而畢。宋人駭其神速。元禮移戍焉。五年。召入朝。乞解官養母。從之。其實諷之使自退也九年。起爲延安路總管。階懷遠大將軍。卒。札刺兒。一名重喜。蕭氏。契丹人。金末隸軍籍。貞祐二年。金主珣棄

中都南遷汴。行次良鄉。慮契丹軍扈駕者於後為變。有旨收其鎧

馬甲杖。勒遣歸營。眾大譁。殺其本。紇詳穩以叛。推斫荅句比涉兒

及札刺兒為長。北還奪蘆溝橋。大掠京郊牧馬。以中都有備。不能

入。遣使納款於蒙兀。必因耶律禿花通款故其軍後隸禿花亦使通好耶律留哥於遼東。當

是時。成吉思汗已許金和親。引兵出居庸關。避暑魚兒灤。正怒金

無故遷都。遣使詰責。及斫荅等使至。大喜。即命大將撒木合把阿

禿兒。以原從契丹將耶律阿海禿花兄弟及石抹明安所領契丹

漢軍為前鋒。與斫荅等新附契丹軍并力圍中都。明年。中都潰。札

刺兒等論功行賞有差。札刺兒蓋授千戶惟史錄並略以其軍隸太傅禿花麾下從征

討。斡歌互汗初立漢軍三萬戶。札刺兒居其一。位次劉黑馬。而在

史天澤上。假道伐金之役。札刺兒帥所部從皇弟拖雷為七提控

之一。師行南陽北五朵山。鴟路中。札刺兒一軍殿後。會大霧。為金

師所襲。敗。拖雷怒。奪其軍。命額勒只吉互代將之。額勒只吉互雖一時代將然札刺兒所部皆契

丹漢軍非額勒只吉互所能常領且額勒只吉互當定宗時帥所部蒙兀軍入波斯漢軍必未從則此札刺兒之一萬戶後果誰屬乎考牧庵集潁州萬戶邱公神道碑云嘗聞國初以三萬戶鎮

則此札刺兒之一萬戶後果誰屬乎考牧庵集潁州萬戶邱公神道碑云嘗聞國初以三萬戶鎮

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為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不數札刺兒似札刺兒一軍後歸重山者然重山傳無徵也豈牧庵傳間誤以重喜為重山而妄加粘合之氏歟俟再考

答比涉兒不知所終 夾谷怵古帶女真種人也父長哥名從元史太祖紀姚斫

燧牧庵集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作常哥金季隸軍籍成威寧歲辛未五月辛未碑誤作壬申依本紀及石抹狗狗傳校正

蒙兀兵至城下與都提控劉伯林以軍千二百人降命長哥即成

威寧是年十一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反正可復失地長哥

縛使以間詔嘉之擢為千戶兼招討使碑稱萬戶招討使按終成吉思汗之世無漢軍萬戶碑言妄也若曰

人有擾汝民殺之旁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間

一以詔行之即承制便宜行事也凡鎮威寧四年歲丙子卒追贈定襄郡公諡

忠敏怵古帶年十四而孤襲職千戶碑亦妄稱萬戶佩金符歲戊子從嗣國

王孛魯戰河北山東碑稱太宗詔從太師國王云云按戊子拖雷監國太宗尚未即位辛卯碑誤從幹歌互汗拔

鳳翔繼從皇弟拖雷假道於宋以伐金明年大戰鈞州三峰山皆

有功詔徙六州之民屯田威寧六州疑即碑所稱鳳沔襄大安興安洋金之俘民襄為縣故不數在六州內歟俟再考時中

原荒饑獨山北為樂土八達嶺之北亦稱山後四方來者如歸乙未從都元帥塔

海紺孛征蜀表請按都驩

碑云今湖廣事高安之祖

代領屯田事明年殘四川府州

什七八又明年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隳而不完田野蕩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繼嬰黃蹙偷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兵去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攘奪甚者仇而殺之生齒益耗誠能畱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財之得保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三四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餼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幹歌互汗大然之制詔塔海紺孛量畱怵古帶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錫虎符是月制諭令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間二制并下古余克汗卽位詔行省興元怵古帶脩城隍增堡壘遠斥堠一方漸寧市肆邨舍民廬數萬悉起於焚蕩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

白龍江水。收皆畝鐘。戔庾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重竊牡瓦。閎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於是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閨。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悉入所據於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安。王斌自開達。亦先後挺身來歸。怵古帶腹心委之。指臂使之。或謂反虜無親。宜有以防之。未可日置左右。怵古帶曰。彼哉人也。未必狙詐如爾所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勸。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者。宋人害之。時以兵來窺擾。輒被剗去。辛亥。四川制置余玠銳意圖復興元。入自利州路。道敗元帥王進於金牛。辟其軍中梁山之兜零。燧火夜爨。城爲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阻我援繼。自帥大軍薄城。鉤膾梯衝。環城數匝。刻期強攻。志在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怵古帶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或荷戈傳餐。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土僻來援。

右丞相完澤之祖名見完澤傳碑作禿僻音同

無從得塗。直

三人自軍前逃還。許贊其死。令為導。聞出陳倉。玠聞。援軍大至。焚

攻具。解圍去。怵古帶襲擊。盡奪其所俘掠者以還。時蒙格汗已即

位。事聞。授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追殺平金戰勞。蓋拖雷前所聞

於斡歌互汗者。即假道伐金之戰功且曰。今賊玠至。汝共事。臣皆逃避。獨汝戰

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

吏。敢違其節度者。辜死。當時萬戶權重如此丁巳。詔偕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

堞隍塹皆具。工程艱率至元九年所以陷於皆萬壽之易也戊午。同元帥紐璘出馬湖江。戰皆捷。

先是乙卯。忽必烈汗以皇弟總天下兵。漢南漢地之兵也。漠北則蒙格汗自總之前人為文好用天下二字無慮之詞

怵古帶奏記於潛邸。言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常逋懸。其故在

軍民之官豪有恃者。頑驚不輸。顧臣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

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餼糧。如云扣其奉餉是年。又下教若曰。往者興元

軍民俱受買住。耶律禿花之子。龔太傳總領也。可那顏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比其還也。

汝專節度之。按耶律禿花傳云。自末哥至百家奴。並襲太傅總領也。可那顏而本紀戊午四月。以明安答兒為太傅守京兆。豈同時有兩大傅耶。按架直膺魯華傳弟明安遂還鎮興元。中統三年。忽必烈汗又授金

答兒贈太保。太保為太傅之誤。乃客列氏功臣。後之贈官。舊表誤列。

虎符。仍前軍民萬戶。明年請老。以子堅實自代。家居十年。至元九年卒。年七十。追封沔國公。謚忠靖。堅實。元貞間。累遷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石抹狗狗。契丹人。曾祖高奴。歲辛未。與劉伯林夾谷長哥。自威寧同時來歸。己丑。置漢軍三萬戶。三十六千戶。以總中原兵。高奴卽以此時拜千戶。遙授青州防禦使。佩金符。與夾谷忸古帶同隸第一萬戶。劉巖麾下。己丑。從幹歌互汗伐金。爲征行千戶。卒於軍。祖常山襲。癸丑。陞總管。領興元諸奧魯屯田。并領寶雞驛軍。權都總管萬戶。歲餘卒。父乞兒襲領本萬戶諸翼軍馬。從都元帥紐璘攻重慶瀘敘諸城。數有戰功。又從諸王討渾都海於臨洮。渾都海舊作忽都至元二年。從元帥按敦移鎮潼川。四年九月。攻蓬溪砦。死焉。狗狗少從父軍中。以壯勇稱。至是襲職。八年。從兪省嚴忠範圍重慶。攻朝陽砦。先登。明年。宋嘉定守將咎萬壽襲成都。狗狗以蒙兀軍二千禦之。爲所敗。成都陷。舊傳云。擊敗之。此碑傳飾詞也。果如所云。成都何以失陷。嚴忠範何以奪職。縛送闕廷乎。且狗狗既於至元四年襲世職管軍總管。何以至元十六年又授以管軍總管乎。碑誌掩沒奪職之恥。舊傳不察而襲據之也。今以事實改正之。與嚴忠範竝奪職。

白身軍前自效十六年。朝廷錄其前後功。復賜金符。舊傳金下有虎字亦碑誌妄加爲

管軍總管。封階宣武將軍。宣武從四品階戍遂寧。明年進明威將軍。管

軍副萬戶。從招討使藥刺海平。亦奚不辭蠻。又從行省也速帶兒

討都掌烏蒙。蟻子諸蠻。戰於鴨樓關。皆有功。二十一年。從征散毛

洞蠻。戰於菜園坪。滲水溪。皆敗之。辟守石砦。月餘。散毛降。大槩諸

蠻亦降。二十四年。遷懷遠大將軍。夔路萬戶。佩虎符。舊傳無今補移戍重

慶。二十六年卒。子安童襲。

張柔。字德剛。涿州定興河內里人。里在縣西南十八里。易流二水合流處。世農家。性任俠。右

額有異肉。如錢。怒則墳起。好騎射。貧不治生產業。嘗曰。大丈夫當

爲公侯。田舍翁不足道也。金貞祐初。河朔盜起。柔年二十四。有女

道士蔡氏。語之曰。金祚將終。君當爲新朝輔。以兵法授之。柔聚族

黨數千家。辟西山東流塢。選壯士結隊。以自衛。羣盜憚之。莫敢犯

縣人張信。假柔勢。納流人女爲妻。柔鞭信百。而還其女。信憾之。謀

殺柔。既而信有臯。當誅柔。救之。獲免。衆益服柔之威德。金中都經

略使苗道潤承制授柔定興令兼帶青州防禦使又表其才加昭

毅大將軍遙領永寧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右都

監右舊傳作左今從王紫所撰神道碑行元帥府事興定元年道潤為其副賈瑀所害瑀

不自安使人好語謂柔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以兵力黨惡

人故也柔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殺吾所事吾食汝肉且不饜

乃敢以此言相戲耶移檄道潤部曲會易之軍市川誓復讎而未

有聞也時金以靖安民代道潤為經略使道潤麾下何伯祥以故

帥所佩金虎符歸之明年安民卒伯祥復以其符歸柔眾因推柔

行經略使事夏五月金廷即拜柔驃騎上將軍中都留守兼大興

府尹本路經略使行元帥事方議會兵討瑀是年八月蒙兀軍出

紫荊口柔帥所部逆戰狼牙嶺馬顛被執見主帥此主帥非木合黎知者以舊紀及木華黎傳均

未著出紫荊口軍將名也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

死即死終不為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稍來集主帥恐柔

為變質其父母於燕柔乃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蒙兀猖獗至此